

## 龙城笔阵

文化柳州



## 又何止浪花一朵

——《决胜毫厘》创作谈

□廖献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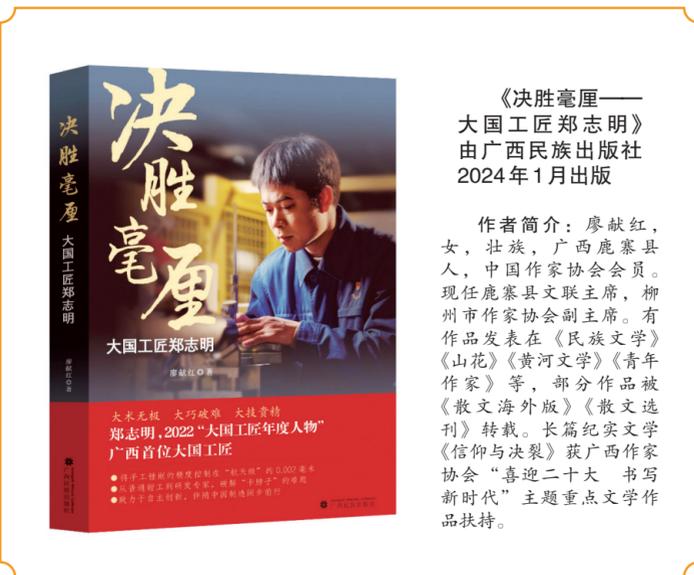
我出生在农村，最熟悉的是乡村生活。从我父亲往上数三代，都是在土里刨食的农民。周围的亲戚好友，也没有在大企业工作的。所以，我对大工业压根没有一点概念。

某日，出版社来电，说要策划一部反映大国工匠郑志明的非虚构作品。在查阅关于他的信息时，我对这位生活在柳州的大国工匠越发钦佩，他脖颈上到底安着一个怎样的脑袋，又长了一双怎样的手啊？

写作事宜敲定后，我和郑志明正式见了面，他带我走进位于柳州市河西高新技术开发区——郑志明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。上到二楼的办公室，窗外是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大车间，可以俯瞰一排排大型机械装备和教学所用的工装教具。头顶上悬挂着蓝底白字的标语“*What did you improve yesterday?* 昨天你改进了什么？”。第一次来，我就被这种巨型联动压机的启动和运行所感动。那种和谐的动感，几万吨的力量，在起伏的节奏中，犹如管风琴奏出气势磅礴的乐曲，充满了艺术感。

车间飘着淡淡的机油味。办公室窗明几净，书香氤氲，绿植婆娑，与郑志明悠悠笃笃地描摹工艺装备改造、设计的语调很搭。那些困扰多日的参数，突然迎刃而解的细节，鲜活且有回味，都融入了一杯浓浓的茶里。关于如何“技改”“智造”，是我们茶叙的核心话题。郑志明认为，是师傅当年教他精湛的钳工技艺，打下的坚实基础，而他在前人的技法上，不断深耕，研发制造了一大批自动化、智能化的工艺装备，既提高了产能，又保障了汽车零部件质量精良。由此触类旁通，延展到其他领域的自动化工艺装备，其意义早已超出“钳工”这一技术层面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他对中国制造工艺装备界的一大贡献。

在郑志明的讲述里，我仿佛看到时光深处有一只巨型的机械臂，推动着我国工业制造这台庞大的机器，往前走，往高处走，再往前走，再往更高处走。作为一名写作者，如果不去把它其中的奥妙描绘，让读者知晓身边的“大国智造”包含哪些东西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遗憾。我开始与时间赛跑。一面忙手头的工作，一面见缝插针到车间采访。对于五菱汽车，我并不陌生。刚学开车时，我就是用五菱汽车进行练习，没想到到现在竟然有机会描述一群制造五菱的汽车人。



《决胜毫厘——大国工匠郑志明》由广西民族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

作者简介：廖献红，女，壮族，广西鹿寨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任鹿寨县文联主席，柳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有作品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《山花》《黄河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等，部分作品被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转载。长篇纪实文学《信仰与决裂》获广西作家协会“喜迎二十大 书写新时代”主题重点文学作品扶持。

我一方面研究五菱汽车制造的历史渊源和技术力量，一方面了解汽车制造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和人事关系。郑志明及汽车城里的产业工人群众，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。

“造五菱‘神车’，做优秀之人”，是他们的从业理念。他们不仅在造车，也在磨炼意志和情操。他们每天跟冰冷的钢铁和机械打交道，每个人本身就一副硬朗的体魄和钢铁般的意志。不管在五菱工作了多少年，不管研发了多少套工艺装备、造了多少台车，当每条研发的自动化生产线投产、每台新款车成功下线，那种激动、紧张的时刻，都会让他们热泪盈眶。他们用智慧和汗水，创造了现代大工业的壮美！

在写作推进中，当我看到高速公路和街道上奔跑的、悬挂着醒目的五菱徽标的新能源车、救护车、消防车、校车，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。当我一次次走进热气腾腾的厂房车间，看着一条条正在运行的生产线；当我说明来意，为写这样一部作品对他们进行采访，请求支持时，这些高级工程师、特级技师，还有退休的工人师傅们纷纷表示已所能给予帮助，他们对这部作品寄予厚望，让我不敢有半点怠慢。

连续几个月，我的脑海里常出现车间、工厂的画面。做梦都梦到自己置身于生产线旁，看着飞速运转的机械，一个个零部件从这个工作点流向另一个工作点。但，我应该从哪儿说起，又应该怎样才能让我这个和工业、和机械制造从未有过关系的人对一路走来的工业进行书写和分析，又怎样在困难中前进呢？光有热情和感动，光愿意去了解和研究，是远远不够的。也许正是我对工业的陌生，才对工厂里的生产和生活感到格外的新鲜和好奇。作品不是全部写过去的故事，更多是记录当下。“现在”才是我关注的中心。现实生活太丰富了，为获取更多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素材，我利用周末一次次走进柳州千亿元产业园，来到郑志明工作室。

郑志明是个健谈的人。谈起他在五菱从修设备、改设备，再到制造设备，如数家珍。他喜欢六堡茶，用一把精致的钢钎轻轻撬开一层，使之松动，醒茶，去除杂味，再泡上，端到我面前的是一杯金黄的茶汤。显然是极好的茶。室内精致的陈设，手里纤巧的茶盅。看着他慢条斯理地做着这些活儿，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人主导研制出一条庞杂的生产线，工作时那种“千军

万马”的气势。

我们一边喝茶，一起反复看他研制的智能化生产线视频。他为我耐心讲解某些我不理解的细节。在讲到他对某条生产线的技术改造时，他一边讲，一边很有气势地举手在空中比划，仿佛把倍大的生产线从自己怀里掏出来。见我还在眨着眼睛，像是听不懂似的，他便拿过纸笔，把原理和步骤画给我看。这样的场景，现在想来，很是温馨。

他像锉削一个精度较高的工装构件，又像在研制一条复杂庞大的生产线一样，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汽车制造工艺装备方面的知识。我记下他反复提及的名词和名字，顺藤摸瓜，一路探究。我发现产业工人本身就是一座文学富矿。这些工人老大哥们热情、质朴、谦和、真诚、率真的秉性，让我找到了一个遥远时空文学选本中的“核”。他们弥补了我对工业领域的空白地带，又如此贴切我后来的感受，并形成对另一个时空的呼应。他们，和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一起，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、国产化进程。他们，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，成为我对工业制造现代化最方便的观测点。他们，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，成为我对波澜壮阔的工业进程中真切感知。

汽车工业发展历程，散发着火热时代的魅力。如今，中国在高铁、核电、火电、水电、特高压输电、风电、冶金、机床、造船、汽车、新能源等重大装备研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。中国制造的拳头产品，具备了与国际装备巨头同台竞技的能力。在国产化的进程中，离不开十几亿中国人的励精图治。国家一步步走向强大，每个普通人也通过打拚奋斗实现了人生价值——如此精彩纷呈的故事，难道不震撼人心吗？在工业发展的这条滔滔江河中，我只不过是撷取了一两朵浪花进行书写。

这部书稿已写成，但郑志明和五菱汽车工业的故事并没有完结。郑志明的故事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在地处西南的柳州，非北上广，非省城，有这样一批企业家和工人，从无到有，倔强地奋斗着。他们业精于勤，遭遇重重磨难，依然没有放弃，创业时“艰苦奋斗，自强不息”的口号依然激荡人心。或许，这就是中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。行文至此，我猛然发觉，郑志明们又何止是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两朵浪花呢？

## 星光

□温良

大学时期的一个暑假，我和欧庆文一起回他的老家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睦镇沙坝村。

乘班车从融水县城出发，车程1小时，本以为下车就到了，谁知还要下到码头坐船过河。宽阔碧绿的江水缓缓流动，夕阳下，河对面的沙坝村披上了一袭淡黄色的袍子，许多人家的屋顶上炊烟袅袅升起。

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台阶拾级而上，迎面走来的村民都和欧庆文热情地打着招呼，还一个劲地邀请他带着我上家里吃晚饭。穿梭在狭窄的村道里，大多数狗见到我们只是好奇地望上几眼便转身走了，偶尔有些狗朝我们吠起来，欧庆文便大声呵斥，那狗便唯唯诺诺地退去一旁。

“那些乱叫的狗是我出去读书以后才出生的，不认识我。”他满不在乎地解释，道：“在自己村里，狗哪能欺负本村人呢。”

欧庆文在自家后院的枇杷树下杀了一只鸡，他妈妈又到菜园里摘了不少新鲜蔬菜。吃了一顿不算丰盛但饱含盛情的晚饭之后，欧庆文提议到楼顶去吹吹晚风。

他家是自建的两层楼，楼顶当作晒谷台。扛着一床竹席，我俩“噫噫”就上了楼顶。

躺在竹席上，屋顶仍有白天太阳留下的余热，幸好从江边吹来的风带来了一阵凉意。

村里的夜很安静，听不到城里车流的喇叭声，也没有卖场里大功率喇叭的轰炸，那些不知名的琐碎声音在这里通通消失了。远远地，偶尔风会告诉你河边挖沙的机械船在作业。村里不知谁家今晚喝得兴起，隐约可听到划拳声。“窸窣窣”的脚步声和交谈声从村道上传来，又缓缓地随风而去。偶尔出现几声狗吠，伴着主人的呵斥，刹那间便安静下来。

许是舟车劳顿，我竟有些乏了，闭上眼睛放空身心打着盹。竟然意外听到了夜间的动物和昆虫们的演奏会。蝉的声音细长、蟋蟀的鸣唱清脆，青蛙和蟾蜍不按节奏，随心所欲地“呱呱”几声，偶尔还有夜鸟飞过，用翅膀和着这段旋律。

“你看，星星。”欧庆文平静地说道。

我睁开眼，看到他躺在竹席上，用手枕着头，看着夜空。我也把头转向夜空，一个个白点从模糊慢慢地开始清晰起来，是星星，久违的星星啊！

我激动地坐起来，仰着头四处张望。星星不说话，只沉默地看着我，我猜，它们在朝我微笑。没有光污染，漫天的黑幕下，一颗颗星星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闪闪发光。在头顶上方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星星的光芒，天空是深邃的蓝色，直到远远的山边才呈现墨一般的黑，藏着无数属于大山亘古不变的财富。

我知道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很遥远，我也知道我看到的可能是几万甚至几千万年前它们的模样，我更知道它们是带着小脾气的一群精灵，喜欢在充满着山野气息的地方露面。

它们在这里，不需要戴着面具，相互之间以诚相待；它们靠得很近，好像每晚都有聊不完的话题；它们洁白无瑕，从来不曾沾染尘埃。年轻的，不倚老卖老；年轻的，不气盛轻狂；年幼的，不幼稚蛮横。否则，在如此拥挤的天幕上，它们怎么能如此和谐地共存了无数年呢？

在这片天幕下，是谁第一个抬起头与它们对望的呢？我不禁伸出手，想要触碰一下它们的脸庞。

“怎么都碰不到，星星离我们很远啊。”欧庆文微笑着看着我的举动。

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此时此刻，我比你离星星更近。”我踮起脚尖，笑着说道。

“你要是到了山顶，就更近了。”欧庆文翻了个身，不一会就隐隐传来了打鼾声，兴许坐了一火车，累了。

夜色如水，远处江面上挖沙船的灯光透过树林，若隐若现，村落里的人家逐渐熄灭了灯光，只有星星听见我逐渐放缓的呼吸，最调皮的那几颗，悄悄地进入了我的梦乡，照亮我前行的脚步。

白驹过隙，毕业后工作已10年。我在一个巨大的斜坡上不断地往上爬，有时候真想停下来喘口气，可看着眼前继续往前走的背影，我咬咬牙，弯着腰，踏着星光迈开脚步。爬了10年之后，我爬到了位于27楼的高度，他们告诉我，那是我的家。

我站在窗户旁朝天上望去，相比于10年前那个屋顶，这里肯定离星星更近，也看得更清楚。

那一刻，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一夜的星光，很亮，很暖，很温馨。

## 三十个故事 三十段人生

我市作家卢涛新著《一匹被扯开了线头的布》出版

近日，我市作家卢涛新著《一匹被扯开了线头的布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精选了作者近5年发表过的小说。作品集收入30个故事，讲述30段人生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丰满、立体的人物。

《一匹被扯开了线头的布》分为小调、短行、中曲、后记四部分。书名选自“中曲”部分的小说《一匹被扯开了线头的布》，其中既有骑楼街的“过去”，又有以作者母亲为原型讲述的几位青年的知青岁月。“时代是由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组成的，我身处的土地上有很多平凡而普通的人。”小说集将他们置于大时代的背景，以文学的表达技巧叙述小人物的情感、生死、挣扎，以及人性的复杂多变。

“在风格和腔调的这一坡面，这部笔触幽微的作品集是宁静的小夜曲，一部微缩的柳州世情志、精妙的现代民间故事集。”作家、评论家李昌鹏表示，小说集《一匹被扯开了线头的布》将世间人情涵纳在对人、事物、道理的存在层面的展示，借由读者介入，每一篇作品具有抽丝剥茧的解构魅力，因而它们更像一个个释放爱与活力的独特生命体——奔腾的精神力量、微妙的潜在愿望的喧嚣载体。

卢涛，教育硕士，正高级教师，广西语文特级教师，广西八桂教育家摇篮工程培养对象；出版个人随笔集《麦田的孩子》，是《小小小说刊》全国首批签约作家，在《广西文学》《红豆》《求学》等文学刊物上发表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。

## 琴音化境 子厚遗风

广西古琴协会柳州音乐会在柳州文庙举行



古琴合奏《梅花三弄》

近日，广西古琴协会柳州分会在柳州文庙举行，会聚了南宁、柳州、河池、玉林等地古琴名家赴会参演，为古琴爱好者献上一场雅乐盛会。

古琴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乐器，位列“琴棋书画”四艺之首，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，2003年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当晚的演绎，既有古琴独奏《忆故人》《流觞》《文王操》《龙朔操》等风格各异、意境深远的经典

曲目，还有古琴合奏《梅花三弄》，以及传统文化书法、茶道、香道的展示。

今夜古韵响，一曲酬知音。千年古琴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此碰撞，古琴文化传播者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和推广古琴文化，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。